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精神分析引論

(五)

弗洛伊德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精神分析引論

(五)

弗洛伊德著 高覺敷譯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精神分析引論

## 第三編 神經病通論

### 第二十一講 基力 (Libido) 的發展與性的組織

我知道自己尙未能使你們深信性的倒錯在性生活的理論上的重要。因此，現在乃願盡力之所及，將關於這個問題所已說過的話，加以修正和補充。

你們可不要以爲我們之所以改訂「性」的意義而不惜引起熱烈的反對者，蓋僅因爲有倒錯的現象。其實，關於兒童的性的研究於此也頗有關係；而性的倒錯和兒童的性之一致尤足供我們的參考。嬰孩的性的表示，在後幾年的兒童期內雖屬顯而易見，但其最早的方式確似逐漸消逝，無從捉摸。假使你們對於演化的事實及分析的結果不願加以注意，則或將否認兒童的那些表示

之有性的意味，而僅以爲牠們有他種模糊不定的屬性。你們要記得一種現象是否有性的意味，卻尚未有一致承認的標準，除非生孩子的機能也可視爲標準之一——但是以生產爲性的定義，我們因嫌其偏狹太過，已不復採用了。W. Flies 所提議的生物學的標準如二十三天和二十八天的週期性也很足引起爭辨；也許性的歷程有其特殊的化學的性質，但是這些性質也尚未爲人所發現。至於成人們的性的倒錯的現象則獨明顯而確定。牠們之有性的意味，是無可懷疑的；無論你們譏之爲退化的現象或其他，可是決沒有人敢不以之爲性的現象。即據這種現象看來，也足見我們可主張性和生產機能不同爲一物，因爲性的倒錯都足妨礙生產的目的。

這裏有一平行的事實頗值得我們注意。人們大多數以爲「心理的」意即爲「意識的」，但是我們則擴充「心理的」一詞的涵義，以包括心靈的非意識的部分。就「性的」一詞而言，也復如此；大多數人以爲此詞和「生產的」——或者更精確地說，和「生殖的」——同其涵義，至於我們則將不屬於生殖而無關於生產的各事也認爲「性的」。這兩件事原僅有形式上相類似之點，但也不無較滿深的意義。

但是，假使性的倒錯現象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可作一有力的理由，爲什麼不早有人提出以爲解決本問題之一助呢？這我可不能答覆了。在我看來，性的倒錯已爲一般人所咒詛，結果乃形成一種理論而使無作科學判斷的可能。一般人都似乎記得倒錯現象之可厭和可怕；或都似乎以牠們爲有一種誘惑的勢力；或都似乎隱忌那些樂於倒錯的人們而欲置之於死——這種情感和譏諷詩 *Panhäuser* 中的坐而評判的公爵的供狀正相一致：

因此，在愛神的山裏，良心和義務統都被淡忘了！

——但是，徼倖的很，這可不是我的命運。

在實際上，性倒錯的患者也不得不付苦痛的代價，以換取不易求得的滿足。

性的倒錯雖似有不自然的對象和目標，然仍顯然有性的意味者，蓋因滿足倒錯慾望的動作，也常可達到色情的最高度而至於洩精。這自然是就成人而言；兒童既沒有色情的最高度，也沒有洩精的可能；他們雖有一種近似的行動以爲代替，可是這種代替，必不能顯然爲性的而無疑。

還有幾點也須一述，好使我們對於性的倒錯有正確的了解。這些現象雖爲一般人所鄙視，以

其大有異於常態的性的活動，但即由簡單的觀察看來，也足見常態人的性生活，也間有這種或那種倒錯的存在。譬如接吻或可稱一種倒錯的動作，因為那時是雙方嘴唇上的性覺區的接合，而不是生殖器的接合。然而，從沒有人鄙接吻為倒錯；在劇場中，此事且可為性交的雅馴的代表。不過接吻確也不難成為一種絕對的倒錯的動作——譬如其刺激的強度很大，致也伴有色情的最高度和洩精的現象，這種情形也屬屢見。又如就此一人而言，要求得性的享樂，便不能不注視而撫摩其對象，就另一人而言，則於大受性的激動之時，不能不有手捻口咬的行動；還有些人的色情的最大的激動，不因對手方的生殖器而引起，而因其身體的其他部分而引起；諸如此類述不勝述。我們自然不得將單有這種特癖的人們屏於常態人之外，而置之於倒錯者的隊伍之中；其實倒錯的要點，初不在於性的目標的轉移，也不在於生殖器的退隱，且也不常在於對象的變換，乃僅在於以變態的現象為滿足，而完全排斥以生產為目的的性交。若為增進或預備常態性交的完成起見而作倒錯的行動，則其行動便不復為倒錯的。由這種事實看來，可見常態的性和倒錯的性的區別殊難有存在的餘地；而且更可見常態的性生活乃由嬰兒的性生活演化而成，而其演化的經過則先刪削

了某些無用的成分，然後集合其他成分以求一種新目的或生產目的的完成。

這個關於倒錯現象的觀點，現在乃可用以研究或說明嬰孩的性生活的問題；但在未爲此研究或說明之前，請先注意二者所有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大概地說，倒錯的性生活是異常集中的，其整個活動都趨向於一個——大多數是唯一的——目標；有一特殊的部分衝動（component impulse）占一重要的地位；也許只有這個衝動，也許可有其他衝動以爲之助。就這一點說，倒錯的性生活和常態的性生活實互相一致，只是其占優勢的部分衝動和性的目標彼此不同而已。二者都造成一個富有組織的系統。但是統治的勢力則彼此互異。至於嬰孩的性生活則大致缺乏這種集中和組織，其部分衝動同屬有效，各自獨立地求其快樂。由這種集中（在兒童期中）的缺乏和（在成人期內）的存在看來，大可見常態的性生活和倒錯的性生活都起原於嬰孩的性生活。還有許多倒錯的現象和嬰兒的性生活更相類似，因爲牠們裏頭有許多「部分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及其目標，都各自獨立地發展起來。不過就這些現象而言，與其稱之爲性生活的倒錯，不如稱之爲性生活的幼稚病，反較正確。

有了這種預備，我們現在乃可討論一些遲早總要發生的疑問。譬如：「成人的性生活所由起的兒童期的表現，你既承認其爲不甚明確，爲什麼又宣稱其爲性的呢？更爲什麼不僅描寫其生理的方面，又不僅說嬰兒已早有爲吸吮而吸吮及戀戀於糞便等的活動，可見其已在器·官·中·求·快·樂呢？如此，你便可不必主張這個嬰孩也有其性生活的謬說了。」我對於「求快樂於器官之內」這個話自然只能說沒有異議；我原知道性交的至高無上之樂也只是一種身體的快樂，得自生殖器官的活動。但是你們能否告訴我，這個原來無足重輕的身體快樂，究竟到什麼時候纔得有其後來所應有的性的意味呢？我們對於這個「器官快樂」所有的知識豈較優裕於性的知識嗎？你們的答案將以爲生殖器活動的時候，便可有性的意味；性蓋卽爲生殖器的。倒錯的現象雖可爲這個答案的障礙，但是你們將必以爲牠們雖不假手於生殖器的接合，究竟多可以得到色情的最高度。假使你們因爲有倒錯現象的存在，遂不復以生產爲性生活的要性，而轉側重於生殖器的活動，那麼你們的主張自然是較有力量。然而因此，我和你們便不復大相歧異了；只是生殖器官和他種器官之爭而已。他種器官本可爲生殖器的代替以求性的滿足；關於這一層的證據很多，例如常態的

接吻，淫蕩的倒錯生活，或協議脫離症的症候，你們究如何處置呢？就協議脫離症而言，原宜屬於生殖器官的刺激現象，感覺，衝動，或甚至於生殖器官勃起的活動等，常移交於身體上的他種器官（例如頭部和面部等）。由此，可知你們所視為性的要徵的，都不復存在；於是你們乃不得不下一決心，跟着我的成例，擴充「性的」一詞的涵義，以包括早年嬰兒期所有志在求「器官快樂」的一切活動了。

現在請再提出兩點以擁護我的學說。你們知道早年嬰兒期所有求快感而不大明確的活動，我們都稱之為「性的」，因為在分析症候，回溯而至於這種活動的時候，我們所利用的材料都顯然為「性的」無疑。姑且假定牠們本身將不必因此而便為「性的」；但是請借用一個比喻吧。設有兩種不同的雙子葉植物——如蘋果樹和荳科植物——其由種子發展的經過，我們確無法觀察；但假使我們可由充分發育的植物逆溯其發展的經過而至於其為雙子葉時的種子植物，就雙子葉說，各難辨別；兩種植物所有的雙子葉實全相一致。但我可否因此便斷定牠們初本完全相同，其種類的差異只是後來植物發展時纔產生呢？或在生物學上究竟應否相信這個差異雖在雙子

葉裏不能看出，但原已存在於種子植物中呢？我們稱嬰孩求快感的活動爲「性的」，也便是這個道理。究竟每種器官快感都可稱爲「性的」，或竟在「性的」之外，尚有他種快感不能稱爲「性的」，那可不能具論於此。關於器官快感和其條件，我們知道的實嫌太少，所以逆溯分析的結果，對於其所得到的成因不能作明確的分類，那是不足深怪的。

還有一層：你們縱能使我相信最好不以嬰孩的活動爲有性的意味，但是大概地說，你們可很少證據以證明你們所欲主張的「嬰孩無性生活」之說。因爲嬰兒由三歲起，即顯然有其性生活，無復可疑；那時生殖器，已有興奮的表現；且或可有一定期，作手淫或在生殖器中自求滿足的活動。至於性生活的精神的和社會的方面，也不容忽視；對象的選擇，如獨愛某人，或獨愛某性，及嫉妬之情等，都前於精神分析，而爲公正的觀察所證實；無論何人只能運用眼睛的，無不見有同樣的現象。你們原不否認兒童之早有情感的表示，只是懷疑這種情感之有性的意味而已。三歲至八歲的兒童，確已知道將其情感中的這個原素隱藏起來；然而你們若留意觀察，便可收集了充分的證據，以證明這個情感之有「肉慾的」(sensual)色彩；你們的注意所仍不能及的各點，則可由分析的

研究而予以充分的補充。這個時期的性的目的和前會述過的性的窺探，有至爲密切的關係。兒童原尙未知道性交的目的，所以這些目的的倒錯症，也有若干是兒童未成熟的組織的自然的結果。兒童由六歲或八歲起，其性的發展便呈現一種停滯的或退化的現象；這個時期可稱爲潛伏期。此潛伏期有時也可完全缺乏；而在這整個的時期之中，性的活動也不必完全停止。在此期前所有心理的經驗和激動，那時多漸被淡忘；這便是前已述過的幼時記憶的消失，我們因此遂不復能回憶最幼年時的經驗。每一精神分析的目的，便在將這個遺忘了的時期召回記憶之內；我們不能不假定此時開始的性的生活乃是這個遺忘的動機；換句話說，這個遺忘就是阻抑作用的結果。

兒童由三歲起，其性生活即多同於成人的性生活；所不同的是（一）因生殖器官尚未成熟，致沒有穩固的組織；（二）倒錯現象的存在；（三）整個衝動力較爲薄弱；這都是我們所已知道的。然而性的發展，或如我們之所謂基力的發展（libido-development）在學理上最饒興趣的方面，實都在這個時期之前。這個發展進行很快，所以非直接的觀察所能捉摸。只是以精神分析對於神經病的研究的援助，我們纔可遠溯基力發展的初期現象而明瞭其性質。這些現象原僅由學理上

推想而得，但是在實施精神分析的時候，你們便可知這些推想實各有其需要和價值。且更可知道一種病態的現象，常可使我們明瞭那些在常態中所易忽略的現象。

因此，我們乃可知兒童在生殖器統治其性衝動之前所有性生活的方式；這個統治勢力在初年的嬰孩期內潛伏期之前，便已有其基礎，從青春期起乃有永久的組織。在初期中，其所有散漫的組織，可稱為生殖前的（*pre-genital*），因為此時最占勢力的不是生殖的部分本能，乃是虐待狂的和肛門的（*Sadistic and anal*）雄性和雌性的區別。那時尚未占重要地位；占重要地位的是主動和被動的區別，這個區別可視為性的「兩極性」（*sexual polarity*）的前驅。這個時期所有雄性的表現易流而為支配的衝動，有時且易流而為虐待的行為。至於有被動目的的衝動則多和肛門口的性覺區有關，這肛門口在這個時期內很是重要；窺視和窺探的衝動也很占勢力；生殖器則僅掌理排尿的機能。此時的部分本能也不無對象，但是這些對象不必僅為一物。這個虐待的，肛門的組織就是恰在生殖區統治前的一個時期。由較深切的研究，還可以知道這個組織在後來成熟的構造裏究竟保留着多少，而這些部分又如何始能在新的生殖組織（*genital organization*）

中占一相當的地位。在基力發展的虐待的，肛門的時期之後，尚可有一個更原始的發展期，以口部的性覺區爲主要的部分。爲吸吮而吸吮的性的活動便隸屬於此期，那是你們可推想而知的；古時埃及人的藝術，兒童入畫以手指放在嘴內，即畫神聖的 Horus（按即埃及之鷹頭神）也莫不然，其對於人性的了解不能不令人讚賞。Abraham 近來刊行一書，說這個原始的口部的性的感覺在後來的性生活中依舊留存。

我知道你們必將以爲這最後的關於性的組織的話，與其說是智識，毋寧稱爲胡說。我或者又已講得太詳細了；然而，你們請暫忍耐着再說。你們剛所聽到的話到後來便更有用處。此時，你們要記得性生活——或基力的機能，假使用我們的名詞——不是一經發生即有最後的方式，也不是遵循着其最初方式所有的徑路而擴大起來的，但經過了許多種各不相同的形相；總之，其所經過的變化很多，和毛蟲變爲蝴蝶所有的變化不相上下。這個發展的關鍵便在使一切關於性的部分本能受生殖區統治勢力的支配，而且同時又使性生活從事於生產的機能。在有這個變化之前，性生活好像是各個部分衝動的各自獨立的活動，而每一衝動都各求器官的快感（即求快感於一

身體的器官之內。）這個無政府的狀態因有「生殖前」(pregenital)的組織，尙略有統系，至於生殖前的主要的組織則爲虐待的，肛門的時期，其前尙有口部的時期，這或許是最原始的了。此外尙有各種歷程，關於這種歷程，我們所知道的尙很有限，因爲有這些歷程，所以一種組織乃得進而爲較高一級的組織。基力發展所經過的這許多時期在神經病的了解上，究竟有何意義，讀了下文，便可知道。

今天我們尙可進述這個發展的另一面——那就是性的部分衝動和對象的關係；但是對於這部分，我們僅能作快速度的觀察，以便多留一些時間以研究其較爲後起的結果。性的本能所有部分的衝動，有些開頭便有一個對象，且復堅持不變：例如支配的衝動（虐待主義）及窺視慾。有些和身體的某一特殊的性覺區有關的，只在開頭依賴着那些屬於性以外的機能時，纔有一個對象，等到脫離了這些機能的時候，這個對象便被遺棄。譬如性本能的嘴的部分的第一個對象是母親的胸乳，因爲胸乳可以滿足嬰孩營養的需要。這性愛的成分，在爲營養而吸吮時原也可以滿足，但在爲吸吮而吸吮的動作裏，便可宣告獨立，放棄了體外的人的對象，而代以小孩自己身體的一

部分。於是嘴部的衝動乃成爲自淫的 (auto-erotic)，和肛門及他種性覺區的衝動自始便爲自淫的正相類似。簡要地說，此後的發展計有兩個目的：（一）放棄了自淫主義，又復以體外的一個對象代替本身所有的對象；（二）將各個衝動所有不同的對象組合起來，造成一個單獨的對象。這自然是可以照辦的，假使這單獨的對象是完整的，也和本人相同有一身體；但也不易完成，假使自淫的衝動沒有若干部分被遺棄而不用。

對象的追求一事也頗複雜，尙未有人完全了解。爲我們的目的計，可著重下面這個事實：這個歷程在兒童期的潛伏期之前若已達到某一階段，則其所採取的對象，幾和其嘴部的快感衝動爲營養的原因而採取的第一個對象，正相一致；徵實地說，就是母親，雖然不是母親的胸乳。因此，我們稱母親爲愛的第一個對象。我們之所謂愛係著重在性的衝動的精神方面，暫時不問，或暫時丟掉其衝動的物質的或性的方面的要求。大約在以母親爲愛的對象的時候，兒童已開始受阻抑作用的影響，而不欲知其性的目標的某些部分。這個以母爲愛的對象的選擇名爲伊諦普斯的情意綜 (the *Oedipus complex*) 在神經病的精神分析的解釋中已占一很重要的地位，可也許已成大

家之所以反對精神分析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了。

歐戰時有一故事可附述於此。在波蘭國內的德國前線上，有一個信仰精神分析的醫生。他常對於病者有出人意外的影響，所以頗引起同事們的注意。有人問他以其故，他承認自己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復毫無遲疑地允許傳授其智識於同事。因此，軍營裏的醫生及其同事和上級官佐等每晚集合靜聽他演講精神分析。其初，一切都尚順利；但當他講到伊諦普斯的情意綜時，有一上級官佐站起來說他不能相信，講演者以此等事告訴為國捐軀的勇士及為人父者，未免行為下流，因此，他遂禁止那些演講的進行。結果，這個分析家只得移駐於前線的另一部分。但是由我看來，假使德國軍隊的勝利便靠着這種科學的組織，那就不是一個好現象了，而且在這種組織之下，德國的科學也決沒有繁榮的可能呢。

這個駭人聽聞的伊諦普斯的情意綜究竟有何種涵義，你們現在怕急欲知道了。其實，見其名也便可以知其意；你們都知道希臘神話伊諦普斯王的故事。他命當弑其父而娶其母，但是他欲盡力之所能，不為其命中所必為之事，深自懺悔以致目失其明，於不知不覺間竟犯此二種大罪。